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四 書凡三四首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郵縣

吏職拘繼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

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

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

走馬至漣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

及他邇來雖手扎三往來亦不過問道途

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

陳左右者又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

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

慄不知所云僕以為書籍以來未有此事

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賦畝皂

隸之臣不當默上况在班列而能勝其痛

憤耶故武相之氣正明絕僕之書奏日午

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  
偽言或構以非語且浩亡者不酌時事大  
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  
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  
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  
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  
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  
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為罪  
各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庚輩十餘人為我  
悒悒鬱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  
也誠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  
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  
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  
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  
而深誠也不我同者得以為計媒孽之辭  
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

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  
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餘  
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信亡吠聲唯恐  
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察  
友益相重交游益少遠者多亡者勝不信於  
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亡者勝不信於  
不勝又其宜矣師卑師卑知我者豈有愧於其  
人獨發於師卑師卑知我者豈有愧於其  
間哉苟有愧於師卑固是言不發矣且與  
師卑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可  
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  
矣親如下相知則不能在此向者夫士大夫家  
與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  
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哉又  
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

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  
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況少者遠者也  
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  
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  
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  
志磊砢而詞諤砢雖不得第僕始愛之與  
及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  
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上金大  
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  
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  
而病亟足下為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  
衣食以續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  
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  
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史  
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  
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

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為婦而禮法行  
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  
者皆可以激揚積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  
響慕勤上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為  
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上之  
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  
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翹  
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  
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  
師臯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言  
外理遣於中欲問為哉欲向為哉僕之是  
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  
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  
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手  
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

得各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  
命上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  
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照  
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  
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恠  
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  
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海從此  
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  
必不能焉培聲攫利者推量其分寸矣足  
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  
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  
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  
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

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  
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  
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  
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  
衆主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爲  
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  
肖皆欲求一第成一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  
旣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  
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  
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  
而不第者則欲引驚鈍而退焉進退之宜  
固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  
竒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  
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拖瑣細之才亦  
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  
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

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為而來哉蓋所伏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為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為著龜那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盆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

進退之心交爭於膏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為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為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其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自古及今往上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為石石反為水則其合之易也又其平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

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脂然而已矣其合  
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  
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  
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  
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  
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  
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為至易無  
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抑有  
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之  
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  
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  
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辭  
焉幸甚幸甚其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  
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  
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  
識者以為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

也蓋先皇所以輟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功  
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  
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  
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  
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  
恩貽燕之念令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  
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  
兼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  
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憊然  
居則惕然思所以荅先皇之知副今上之  
用先天下之望步某竊以為必然矣况今  
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  
今宜布新是以百姓羣傾心樓上然以待  
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上然以望主上之  
令也四夷側耳願上然以聽主上之風也  
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墮邪正

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疎生其中焉  
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  
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  
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  
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其雖不  
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  
而後聰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  
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  
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  
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則  
下取天下之耳目心識而上以爲天子聰  
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  
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  
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見乎  
必不盡也而况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

耳目得聰明乎必禾也而况於上以爲天  
子聰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  
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  
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寢微鮮能知  
者曰貞元以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  
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  
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  
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  
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  
者宰相以開閣爲名今則鎖其第門而已  
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沈沒於泥土間焉  
則天下下聰明之心識盡沈沒於泥土間  
焉則天下聰明之心識萬分之中宰相向  
嘗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  
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  
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  
聰明心識

之所致耶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謹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建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由而不

實點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為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為正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羣日自皆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尺要劇者多虛其位閑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為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



賢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  
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偽得人者行  
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  
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  
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  
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  
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此乎明覈  
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  
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  
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庶事斃於外至使  
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  
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  
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  
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  
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

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哉况今方域未  
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  
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  
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日觀而救  
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  
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  
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  
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爲時之用大  
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  
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  
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  
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  
風化諛諂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  
救療之術奇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  
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形  
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

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己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其惜焉方今拭目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野上發一令不決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今日矣或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未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其以爲始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

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能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其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苦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流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非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

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况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之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夫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

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莠言之中其之見猶且不棄况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其之言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謬誇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日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為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曰卒然以數千言塵黷執事者又何為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

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顛之人  
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為如何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四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五  
書序凡五首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  
于今凡枉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  
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  
義且自叙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  
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  
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摠為  
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聞有  
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  
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  
以至于今七俟罪潯陽除監櫛食寢外無  
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  
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  
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

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  
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高矣三  
才各有文天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  
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  
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  
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  
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  
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  
其聲緯之以五音上有韻義有類韻協則  
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  
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晉微洞密上下  
通而一氣秦憂樂合而百志配五帝三皇  
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  
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

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  
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  
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泊周衰秦興採詩官  
發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  
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軼于時  
六義始剝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  
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  
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  
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  
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  
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雜義類  
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  
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  
多潔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  
江鮑一流又狹於此如深鴻五噫之列者  
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寔微矣陵夷矣至

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  
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  
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  
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  
以諷兄弟也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  
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  
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  
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  
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  
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  
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  
首鮑鮪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  
稱李杜之作才以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  
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  
人至於貫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  
過於李然撮其新開安石壕潼關吏蘆子

開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  
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上憤發或食輟哺  
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  
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  
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  
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百十其  
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  
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  
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  
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  
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  
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  
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鬢上然如飛蠅  
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  
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

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誅歌之欲稍上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己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上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

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偏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

於三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  
間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  
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  
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  
詩句亦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  
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  
欲娉倡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  
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  
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  
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  
實諸妓見僕來指而顧曰此是秦中吟長  
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足  
校佛寺逆旅行舟之口每有題僕詩者  
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誦僕詩  
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

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  
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  
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  
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  
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逆窮理固然也况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  
逆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  
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  
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  
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  
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  
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  
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  
新舊詩各以類分上為卷首自拾遺來凡  
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賦比者又自武德  
訖元和因事立題上為新樂府者共一百



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  
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  
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  
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  
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  
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  
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  
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  
待者時七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  
然陳力以出時之不退也為霧豹為冥鴻  
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  
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  
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  
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  
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

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  
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  
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  
為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微之夫貴耳  
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  
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  
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  
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  
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  
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  
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  
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巧以質合  
巧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  
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  
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  
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

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  
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  
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  
子陂歸昭國里進吟述唱不絕聲者二十  
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  
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  
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  
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  
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  
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  
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  
昇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  
有餘力僕且與悉素還往中詩取其尤長  
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  
二秘書律詳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  
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

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  
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  
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嘆息矣又僕  
嘗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  
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  
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  
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為文  
猶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日各纂  
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遇是何年相見在  
何地盍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  
心哉尋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  
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一念則書言無  
次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  
微之七七如我心哉樂天再拜

荅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  
書具承康寧喜與抃會并別覩手翰訪叙  
綢繆何眷好勤上若此之不替也幸甚上  
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日疾外  
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  
上上雖不多然量入以為用亦不至凍餒  
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  
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極梗  
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  
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  
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  
有得上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  
平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  
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以要之

心不為榮頹合散增減耳而不使者又何  
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  
心甚虛雖賦命之問則有厚薄而忘懷之  
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類然自足又或杜  
門隱几塊然自居在何地身是向人雖鵬  
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  
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  
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  
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  
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初心乎今之身  
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  
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  
歲有麤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上  
委順之外益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

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鑪峯東西之  
林時上二徑至如瀑水恠石柱風杉月平  
生所愛者盡在中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  
益自適也今日之鄙人所以安適又適  
况兼之者乎此鄙人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  
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  
啓沃非遥仰惟勉樹勳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頂謂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  
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  
面問答恐彼此卒上語言不盡故粗形於  
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一切衆生知其根  
性大佛以無上之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  
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

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  
對病根救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  
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海納於牛迹也  
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納於牛迹也  
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  
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  
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  
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  
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  
之根性也故此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  
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  
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  
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  
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  
乘法焉闡提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  
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

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  
獲如是報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法性從  
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  
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各邪說其口當  
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眾生心垢同一  
垢心淨同一淨眾生故病應同一病眾生  
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  
故為妄分別折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  
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  
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  
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  
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當樓那云先  
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  
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觀奉

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况復五  
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  
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  
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  
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  
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  
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  
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  
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  
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  
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  
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  
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今且有人  
忽問法於上人上上或能觀知其心或未  
能觀知其心時應病與藥而為說耶將同  
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

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  
 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  
 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且不救病即反維  
 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  
 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眾生沒  
 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  
 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  
 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  
 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  
 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行上緣識上緣名  
 色上緣取上緣六入上緣觸上緣受上緣愛  
 上緣取上緣緣有上緣生上緣老死病苦憂  
 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  
 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  
 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  
 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

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  
 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一則色倫  
 之又不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  
 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  
 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  
 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  
 法而作佛事必能妍精二義合而通之不  
 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求之不  
 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書欲二年矣足下  
 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足下  
 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  
 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  
 各欲白首微之上上如何上上天實為之  
 謂之柰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

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扎上報疾狀次叙病  
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憒之際不暇及  
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  
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  
也其若是乎又暗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  
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  
中驚起坐聞風吹雨入寒窓此句他人尚  
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耳且  
置事是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  
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  
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  
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  
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秦也江州風候  
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其稀  
溢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  
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

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食且免求人此  
二秦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  
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  
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  
餘竿青蘿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池於  
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破  
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  
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  
老此三秦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心加憂  
望今故錄三秦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  
如後云七微之七上作此書夜正草堂  
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  
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  
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七平生故人  
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  
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

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  
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  
微之此及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上如帷蓋葉如桂  
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萄  
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  
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  
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更圖而書  
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  
云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五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六

書頌議論狀凡七首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  
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  
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彛訓曰  
祿無常荷于仁福無常享于敬惠乃  
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  
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  
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  
犧牲以供俎羞予界厥牛羊乃既于盜食  
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予  
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  
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  
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



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民板而不顛  
濟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  
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傲師  
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  
罔勩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  
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  
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并序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  
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  
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時伏念固陋懼  
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于德  
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恥邦有  
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  
策名仁既聞于君乃干禄上將及于親升  
聞逮養繫公之德公之德之德之死矢報之  
上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曰脩道  
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  
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勛哉庶俾行  
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  
罔躁求唯一德五常陶甄于內唯四科六  
藝斧藻于外若御輿既勒街策乃克駿奔  
若治金既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  
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  
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  
行千里始於足下嗚呼我無鑑于止水當  
鑑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  
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并序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  
無爲而無不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

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  
二月上巳日為中和節自上下上雷解風  
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  
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唯唐之興我神堯  
子犯人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開帝功  
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  
富庶之俗鳥奕乎赫上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  
至于我皇上也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  
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於升平于時  
唯上元歲唯仲春皇帝穆然居青陽太廟  
命有司考時令以為安萌芽養幼以啟迪  
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啟迪  
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為  
中和者揆三陽之中而和者酌仁氣之和  
其為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達之於是謀  
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律

重陽而拉上巳照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  
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桀鷲化而獮  
俗淳垂萬祀以摠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  
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細緼千品萬彙熙熙  
忻上壽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鵬言  
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  
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  
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  
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爽華  
夷若斯之盛歟蓋聖人之作事必導達  
泰幽贊亭毒與元化合其運與真宰同其  
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  
之化就寶貢之列輒敢美盛德頌成功獻  
中和頌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胚渾玄黃既分煦嫗網緼肇生蒸民  
天命聖神是為大人上上淳上為天下君

魏七我唐穆七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  
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齶齶唐虞越越義皇  
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  
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為中和  
七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  
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幹玄化如運神功  
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  
無窮

晉諡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感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  
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諡為恭世子  
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  
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  
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  
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  
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

生有焉而諡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  
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  
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擢敢徵義類在昔  
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  
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  
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蒸之乂俾不格  
於茲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為虞舜  
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  
吳太伯可也若及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  
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  
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  
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或歟  
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先恭舜之孝書美曰  
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稍  
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

光啓土字赫上楚國由之而興諡之為恭  
猶曰薄德令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  
身不圖其君伴死之後弒三君殺十有五  
臣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  
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司諡無乃不可乎  
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立  
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  
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諡也略而無  
議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  
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  
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  
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  
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  
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  
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諡豈容易哉蓋善惡

終心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勸且  
來者故君子於其諡無所苟而已矣繇是  
而言則恭世子之諡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  
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  
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  
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  
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  
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  
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  
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  
一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  
春秋所以美狼曠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  
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  
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

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  
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  
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  
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  
罪逭於躬稠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  
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  
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  
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  
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  
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  
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  
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  
裊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  
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  
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  
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

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猶君怨國  
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  
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  
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  
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  
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  
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子聞之古人  
云人各有一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  
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  
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  
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  
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  
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

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  
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已降是  
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  
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  
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  
于太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為太原人自武  
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  
齊立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  
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  
諱溫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鎰字  
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猶工  
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  
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  
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  
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  
充滑臺節度叅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

諱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  
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  
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  
聞於一時公為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  
於涉是非開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  
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  
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曆於邽縣下  
邑至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俶河南  
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  
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曆於新鄭  
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庾襄州  
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  
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  
叅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  
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柩遷葬於下邳  
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柩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李庾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  
 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  
 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  
 縣令時徐州為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  
 反七之狀先以勝兵屯埭口絕汴河運路  
 然後謀東闕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  
 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埭口城  
 歸國反拒東平七遣驍將信都宗敬石  
 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七無兵公  
 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  
 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救  
 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  
 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埭口等三  
 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  
 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

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東州別駕賜緋魚袋  
 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  
 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  
 賞侯茲而授宜加佐部之命仍寵殊階之  
 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  
 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副練判官仍知州  
 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勳於  
 此新寵蔑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  
 義士宜崇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校  
 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使  
 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  
 卿兼襄州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  
 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  
 襄陽縣東津郡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  
 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邳將義津鄉比  
 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穎川

陳氏陳朝宜都後且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郿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兄弟弟妹入歲丁郿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具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姊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為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之又別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上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為女孝如是為婦順如是為母慈如是舉三者與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

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尹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比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州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鞏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瑩於下邽縣義津鄉比原其兩瑩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